

4点45分的夕阳

□南京 明前茶

四姨夫的返聘忽然终止，这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那一年他还没有满62岁，单位改制换了新领导，客客气气嘱咐他去财务那里领最后的返聘工资。四姨夫就忽然从一个建筑图纸的终审大佬，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退休小老头。

他一下子变得皮松肉垮，眼睛里的精明矍铄之气都不见了。那一阵子，他每天提着公文包逛公园，目睹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在欢快地跳着广场舞，老爷子们乐此不疲地地下着象棋，退休的文工团员对着湖水吊着嗓子、练着身段。他忽然无比羡慕他们，羡慕他们能有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来安度晚年，而他，作为一名一丝不苟的高级工程师，这一辈子，把一切寄托都安放于工作的庞大车轮中，现在，这车轮急速地刹车。

他们不需要我了，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了。这就是那段时间四姨夫给我们打电话的主体内容。小辈安慰他说，您学学太极，您学学烹饪，或者，很多老爷子在打门球，要不要替您在门球队里找一个位置？四姨夫非常之失落，他怒怼我们的建议：我就这么没用了吗？

电话这头的小辈面红耳赤。听话听音，四姨夫是想拥有一份创造性的工作，他都62岁了，这工作谁能给他？

又过了一阵子，四姨夫不来电话了。他开始忙碌，变化的契机是，他90岁的老父亲

给了他一台他收藏的老徕卡单反相机。据说，他的老父亲一辈子迷醉的，就是徕卡相机那种丝丝入扣的过片手感，他收藏了3部徕卡相机，半夜都会从床上爬起，拿出徕卡相机，轻轻按动快门，在黑暗中，清晰听到那金属机件发出咔嚓声后，才能安然入睡……这会儿，为了儿子的落寞，老父拿出了他最爱的一部徕卡相机，鼓励他去通过镜头看街景。“或许，你会发现退休后的新天地呢。”

四姨夫揣上徕卡出门了。一年后，在他生日这天，他的摄影作品在小区的邻里中心展出。四姨夫成了小区名人，他站在邻里中心门口迎迓邻居与亲友，满脸都是第一次办展的青涩艺术家的骄傲与忐忑。进去看了一圈，惊讶得我说不出话来……

没想到在一个退休高工眼中，寻常街景变得如此饶有韵味：石库门房子的露台上，刚经历过梅雨天的主妇正在晾出花色罕见的手工旗袍；后门口的水斗上，长发少妇正扭动腰肢洗头，她的小孩伸手拽着她的连衣裙后摆，赶也赶不走；骑自行车的男人正提溜着一条雪亮的大带鱼回家，那副招摇的神情与刚得了女王勋章没有什么两样；打扮复古的年轻恋人在外滩吃冰激凌，头抵着头说悄悄话，将落未落的夕阳正好打亮了他们的鼻梁，那一刻，浪漫中不知为何掺杂着一丝忧愁，淡淡的、富于诗情画意

的忧愁；小公园的秋千上，白发苍苍的老人推着他显然是智力堪忧的孩子在荡秋千，孩子看上去50岁了，父亲看上去80岁，前路也许艰难，可是他们此刻不过是一对玩秋千的父子。命运收起利爪，给了他们珍贵的松弛与温馨……在四姨夫的黑白影像中，上海的后街与小巷中，老百姓的生活有那么多质朴又细腻，艺术又传神的瞬间。

四姨夫很显然无比陶醉于他的新角色。他晒黑了，脸上竟有粗框眼镜留下的白痕。他逮住我，讲述每一帧照片背后的故事，讲述他如何等到了恰到好处光线。他深有感触地说，要表现出人物头发毛茸茸的柔光，要捕捉到他们脸上一晃而过的复杂神情，就要等到4点45分到5点钟之间的光线。那是春末夏初最具表现力的光线，既有力度，又已经消失了生硬凌厉之感，它让四姨夫看到了美与情感，是怎样伸出小小的、温情脉脉的触手。

为了等待这一刻的日光，等待云朵喇一下飞过去，镜头里的人物最夺目的那一刻，有时四姨夫要等上两三天时间。不要紧，他有的是时间。那一刻，他想到了老父亲对他的叮嘱：

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才会觉得，你那个年纪是人生最好的时刻。

是的，他此刻正沐浴在4点45分的夕阳中。

等等父亲

□安徽铜陵 吴辰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距老家不远的一座大城市工作。多年来，我有个习惯，那就是工作再忙，每月也要抽个时间，回去跟父亲吃一次甜酒酿。

我们家楼下有个酒酿摊，每晚6点准时开张，十几年了，风雨无阻。这家酒酿的味道极好，算是我们那儿首屈一指的小吃，很多外地食客慕名而来，只为一饱口福。父亲和我都是吃货，自然是这个摊子的老主顾。

上次因临时事务太多，我回家有点晚。晚上八点多钟，我独自走在路灯昏黄的巷子里，一身疲惫，但想起前方就是可口的酒酿还有等我的父亲，不禁来了精神。不出所料，还没出巷口，就见父亲笑着往我这边赶来。他白汗衫、大裤衩，还腆个大肚子，嘿，还是那副老样子。

我们找了位子，然后跟老板点了两碗冰镇酒酿。我和父亲相对而坐，他总是看着我，憨憨地笑。我想，一个多月没见，这老头子肯定想我啦。

老板将酒酿盛好，让我过去拿。摊子旁，老板小声对我说：“你爸最近不知道咋回事，每次经过我这，都只是闻闻味就走了，让他来一碗，他只摆摆手说下次。”我有点纳闷，心想这不像老头子的风格啊。

我刚将酒酿放到桌子上，就见父亲的眼睛金光一闪。嘿，瞧他馋的。我坐下后开始质问父亲：“您咋能如此虐待自己的肚皮呢？”父亲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我便将那个老板的话复述了一遍。待我说完，只见父亲憨笑着回道：“嗨，上次医生说血糖又高啦，还叮嘱我每个月最多只能吃一碗甜酒酿，所以，我只能等你来回来一块儿吃啦……”我鼻子猛地一酸，不禁闭上了眼睛。

有些时候，我们是否也该停下匆匆的脚步，等等日渐衰老的父亲？

与兰为友

□淮安 驷国华

当我无意间嗅出缕缕淡香，天已经放晴了。望向二楼的凉台，只见铁架上刚搬出来的几盆兰花挺挺肥厚的绿叶油亮油亮，像刚涂上了一层蜡；淡黄色的花朵悄然立于绿叶之上，格外鲜艳夺目。随风飘上来的一阵阵幽香，忽淡忽浓，不等你细嗅细品，就又随飘走了。

兰，“花中君子”。她绰约多姿，不媚世俗，清雅高洁，质朴纯真。二楼屋主是我同事，他是个爱兰之人，他养兰，算来也有五六年了。我住在他楼上，每当兰花开放之时，我足不出户，站在凉台上，稍稍低头，就能欣赏到它摆放在凉台外铁架上的兰花那挺拔苍翠的身姿，闻到兰花那淡淡的幽香，可谓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

“我爱幽兰异众芳，不将颜色媚春阳。西风寒露深林上，任是无人也自香”（明·薛纲）。兰花本植根深山幽谷，吸取大地之灵气，日月之光华，生生不息，茁壮成长。它不惧贫瘠，不媚春色，甘于寂寞，有人欣赏也罢，无人欣赏也罢，它总是将淡泊内敛于心，在时光里静处，自我芬芳，把自己修炼得禅意深深，将无人注目的日子过成了“大美若拙”的别样境界。

兰花有30多个品种。人工栽培兰花在我国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。我同事栽培的是蝴蝶兰、虎头兰、蕙兰等四五个品种，我不知道他的那些兰花起先是从哪里弄（买）来的，但我知道兰花不太好养。二楼的同事却不这么认为。他说，其实，养兰花和养其他花卉一样，只要你掌握了它的习性，顺性而为就不难。

在四季的轮回中，兰花面对春天牡丹的雍容华贵，夏天玫瑰的娇艳妩媚，“独占三秋压群芳”的金桂，它不卑不亢，不争不妒。或许它压根就没想过和别的花草争个什么，它只是默默的做好它自己。

在二楼同事的影响下，我也买了几盆普通的兰花试着养。在观赏兰花时，我常常揣摩想象，倒也悟出了一些人生道理。

半池荷花朵朵鲜

□湖北武汉 马庆民

母亲生于六月，取名荷花。源于这个不解之缘，故万紫千红中，母亲独爱荷花。

关于荷花的种种，母亲都能如数家珍，娓娓道来。比如：荷花被称为“活化石”，又名莲花、水芙蓉等，可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……而我听到最多的莫过于她常讲到荷花全身皆宝，藕和莲子能食用，藕节、荷叶、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入药。

母亲并未读过很多书，但关于荷花的诗词，她却常常是信手拈来。“身处污泥不染泥，白茎埋地没人知。生机红绿清澄里，不待风来香满池。”尤对这首咏荷诗情有独钟，百吟有味。我想正如母亲的性情，追求其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。

这几日，公园的荷花次第绽放，母亲便常邀我晚饭后去散步。累了，便一起伫立湖畔，与一大片荷塘默默相对。各色荷花正尽情怒放，热烈奔放，肆意快活，叶，绿色逼人；花，灼人眼目。此时，华灯初现，水光潋滟，荷叶或聚或散，疏疏落落，占据大半个水面。一株株荷花立着、蹲着、仰着；或傲挺、或顾盼、或相依；

各具形态、风情万种、天然成趣。期间，偶有小鸟飞翔，青蛙跳跃，蜻蜓点水，群鸭游过，宛若一幅写意画卷，既疏朗有致，又空灵妙曼。芜杂的心瞬间被排空，只剩下一片澄澈。

回来路上，母亲和我一直聊着荷花，并征求我的意见，想把微信名字改成“满池荷花朵朵鲜”。略带着几分得意洋洋，说自己对荷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我忍不住想故意刁难一下母亲，便开口问到：“我考你一个关于荷花的问题，看你知不知道。”母亲自信满满地：“你要问别的，我不敢说，但关于荷花的，这是问到我的‘专业’了。”

我清清嗓子：“如果一池荷花，一个月开满池，第一天开了部分，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两倍数量开放，那么开满半池需要多少天？”

“不知道，少拿这些数学题考我。”母亲歪着脑袋，不悦。

“这不是数学题，不用计算。这是一个哲学定律。你猜一猜嘛，错了也不要紧啊。”

“15天？”不对。

换一个包子尝尝

□四川绵阳 汤飞

肚子圆而鼓，褶子均匀排列的包子是端午节的标配，新收的小麦磨成的面粉是蒸制包子的首选原材料，配以肉粒和苋菜。从入笼开始，我就在灶前徘徊，奶奶笑道：“别焦急，当心踩了气，蒸不熟。”我心道“迷信”，却又不得不乖乖地远离，万一迈错步伐，踩坏了蒸气，岂不空欢喜一场？包子甫一上桌，我立即上手，大咬一口，释放出浓郁的鲜香，油水溢过嘴角。哇，那是节日跟丰收重叠的美味，令彼时的我嘴馋，此刻的我回味。

可惜，自住校起，并非每个端午节都能吃到爷爷奶奶蒸的包子。那时端午尚未成为法定节日，仅仅是课程表上的普通日子，课文描述的赛龙舟只漂浮于脑海。尽管规矩矩坐在课桌前，我们依然放任思绪飘回老家，等着大快朵颐，鼻子甚至能闻到笼屉散发的香气。

放学铃声响起。午餐是白米饭下自带的菜肴，一天三顿、一周六天皆如此，毫无新鲜感，同学们走向食堂的脚步懒洋洋的。但偶尔也会有惊喜……

同寝室的人从箱子中取出菜罐、菜盒或

菜瓶，里面装的是榨菜、易保存的炒菜、凝结的猪油等，用筷子、叉子或勺子取适量放在米饭上，随意坐于床沿开吃。零花钱充裕者，会买五分钱一大勺的葱花姜末醋汤——两人组队，轮流付钱。

气氛略显沉闷，大伙不像往日那般健谈，并非无话可说，而是留意广播内容。

或早或迟，它会临时播发通知：×年×班的××同学，请速到校门口，家长在等你。如果是自己，则喜不自禁，一跃而起，盖好饭盒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冲出门，当一回C位主咖。过了半晌，主人回来，手里拎着透明袋子，包子静卧其间。他兴奋地扬着口袋及眉毛：“我要过节啦！”盒饭的地位顿时退居其次。与之关系很铁的人可以分享到一小块、一半或一个。吃完包子，节日便算圆满了。

能有此口福的，多半是离家不远、往返方便的同学。很不幸，我不在此列，亦不奢望旁人的施舍，所以自顾自地吃饭，吵闹的广播不会点到我的名字，它猜不到我的失落、渴盼。

“20天。”不对。

“7天？”我摇头。

“额……不知道，你说答案吧。”

我稍带着得意的说：“被问倒了！”

“别贫，快说。”母亲急切想知道答案。

其实需要29天，另一半会在最后一天全部开放。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。

母亲满脸疑惑：“你唬我的吧，别以为读书多就可以胡编乱造。”

“不信你改天上网查一查，看我说的对不对。很多人只知道满池的荷花美，却不知它开放的过程，就好比们只看到别人的成功，而不知别人坚持和努力的过程。”

第二天，正在吃午饭，母亲发来信息：“儿子，还真的荷花定律，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，原来我之前只看到花的美，却不知它开的过程更美。满池荷花朵朵鲜的背后，竟藏着做人做事的学问呢，老妈以后还需要虚心学习。”

再看母亲的微信名字，确实改了——半池荷花朵朵鲜！

那一年的端午节，我带的下饭菜是香油炒碎花生。广播充当好事者，殷勤地召唤同学，赠以喜悦，让这一天拥有节日的样子、口感。我对身旁的尖叫声充耳不闻，专注吃饭胜过专心学习，几乎目不斜视，生怕被人看出内心的窘迫。

“阿飞，我能用包子换你的菜么？”

我霍地抬头，仕明递过来一个拳头大小的包子——面色黝黑，长相普通，然而滋味……我忍不住咽口水。不由分说，他将包子放入饭盒。

“好！”我明白他的心意，难以拒绝，连忙取出玻璃瓶，大方说，“随意挑。”

包子下米饭，狼吞虎咽。馅里有肉粒、豆腐干，有粉条，满嘴生香，完全满足了孩子对端午节的向往，以至于现在还念念不忘。所谓恍如昨日，只是由于记忆将其放在了离今天最近的地方，常思常新。

在我的老家，端午又称端阳，初五、十五分为大小端阳节。节日离我很近，家乡离我很远，而回忆远在往昔、近在心底，仿若月在天，影在水，因长伴而温暖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6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